

京城往事

长篇小说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

陈成的故事，在北京城内流传已久，却又正在逐渐湮灭；上了点年纪的人，总会依稀记得当年他在城中的威名，却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

王山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读客®

014042179

I247.57

3397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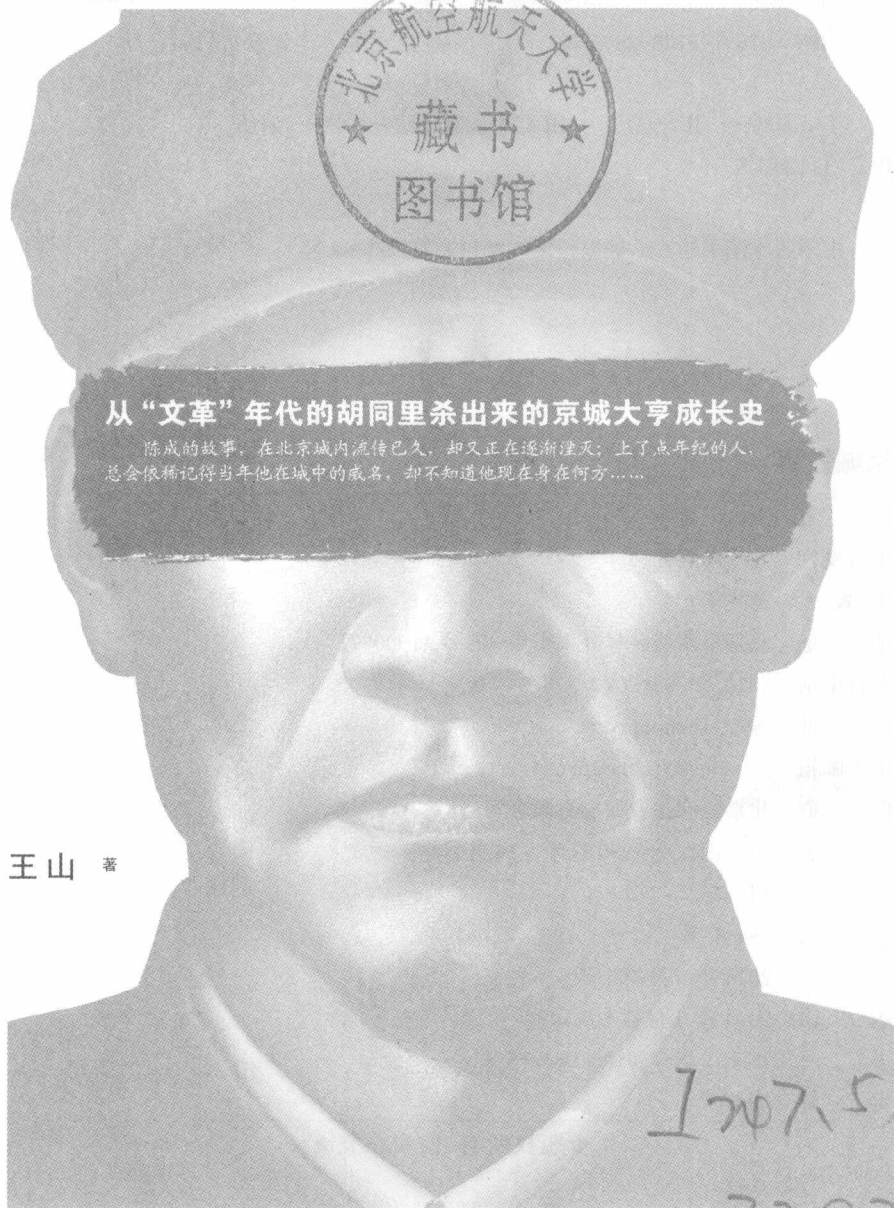
京城往事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

陈成的故事，在北京城内流传已久，却又正在逐渐湮灭；上了点年纪的人，总会依稀记得当年他在城中的威名，却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

王山 著



I247.57
3397
V1

九州出版社



北航

C1728520

871530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城往事. 1 / 王山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819-5

I. ①京…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3369号

京城往事. 1

作 者 王 山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毫米 × 990毫米 16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184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版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19-5
定 价 2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读小说 · 学知识

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

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

- ◎ 关于西藏宗教、文化、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藏地密码》（何马著）
- ◎ 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小桥老树著）
- ◎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孔二狗著）
- ◎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红顶商人胡雪岩》（高阳著）
- ◎ 从“文革年代”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北京教父》（玉山著）
- ◎

每个系列，都是人文知识丰富、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读小说，学知识，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古董局中局》全国热卖中!

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古董造假、字画仿冒,古已有之。东晋时,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宋朝皇帝宋徽宗喜欢造假,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摆在宫廷里,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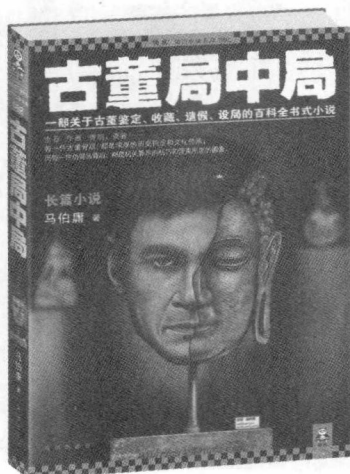
在古董斑驳的纹理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时代的风貌,它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但可怜的人类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

而本来一文不值的东西,精心涂抹一番,就可以价值连城;巨大的利益,令无数人铤而走险,更有一些家族,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凶险万状的江湖上营生。

许愿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传人,北京城琉璃厂一家古董店的店主,30岁,平时靠家传的半本鉴宝书混饭吃,青铜玉器、字画金石,一眼就断得出真伪,说得出渊源传承,靠这点儿绝活,过着平静而滋润的日子。

但有一天,一个突然到来的访客,把他带进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阴谋中,一件坊间传说的稀世珍宝,竟然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几十年前做的局,竟然已经编排进自己的命运。许愿将使出浑身解数,置身生死之间,和蛰伏了几十年的各方神圣斗智斗勇,和古董江湖里造假做局的各种奇技淫巧一一遭遇……

翻开本书,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文化传承与江湖险恶。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全国热卖中！

讲述谋略家、兵法家、纵横家、阴阳家、道家共同的祖师爷
——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

战国时期，在一个叫清溪鬼谷的山上（今河南鹤壁市），隐居着一位被尊称为鬼谷子的老人（本名王诩），他每天在山上看书、打坐、冥想，不与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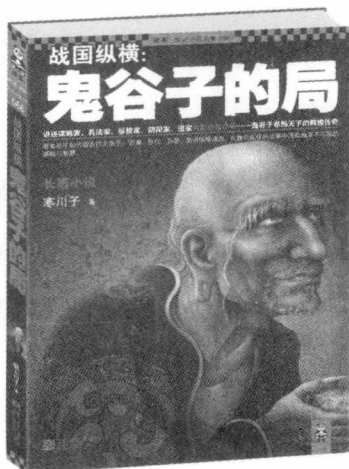
但是，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禅老祖。

鬼谷子一生只下过一次山，只收过四个徒弟：庞涓、孙臧、苏秦、张仪——他们进山前都只是无名小卒，出山后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这四人运用鬼谷子传授的兵法韬略和纵横辩术在列国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了战国乱世的政局。

先是庞涓下山，大施拳脚，帮助魏国傲视群雄；不久孙臧出任齐国军师，打得魏国灰头土脸；接着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说服诸国合力，使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最后张仪两为秦相，凭三寸不烂之舌戏弄天下诸侯，让苏秦功亏一篑，揭开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序幕。

弟子们征伐天下，鬼谷子坐镇深山、翻云覆雨，不动声色地看着弟子们一点点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结束诸侯混战，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

翻开本书，了解中国一切智谋、诡谋、阴谋、阳谋的终极境界。





北航

C1728520

:读小说, 学知识

《邪恶催眠师》全国热卖中!

事实上, 催眠术早被用于各行各业, 心理医生用来治病救人,
广告商用来贩卖商品, 江湖术士用来坑蒙拐骗……
意志薄弱的人、欲望强烈的人、过度防范的人, 都极易被催眠术操控。

在街头实施的“瞬间催眠术”, 可以让路人迷迷糊糊地把身上的钱悉数奉上; 稍微深一些的催眠, 更可以令人乖乖地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全部存款; 而如果碰到一个邪恶催眠师, 被催眠者不仅任其驱使, 就算搭上性命也浑然不觉。

意志薄弱的人、欲望强烈的人, 容易被催眠; 过度防范的人, 警惕心越强, 越容易被催眠。催眠师找准了催眠对象的心理弱点, 利用人的恐惧、贪念、防备, 潜入对方的精神世界, 进而操控他们……瞬间催眠、集体催眠、认知错乱、删除记忆……

一群平日深藏不露的催眠师, 突然出现在街上、写字楼、医院、广场……在他们眼里, 世人都是梦游者任其驱使, 而他们之间的斗争, 却将所有普通人的命运卷入其中。

翻开本书, 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 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



目录

第一章 北城玩主集团大崩溃 /1

边亚军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和陈成道别，只是侧身闪在一边，默默地看着陈成走远了。有人注意到，在陈成的背影消逝在夜暗中的那一瞬间，边亚军似乎动摇了。他独自走到什刹海岸边，怅惘地望着墨黑的水面，默想了很久。

两个朋友就这样分了手。自此，北城的玩主在相继失去周奉天和陈成以后，再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集团了；而南城却在边亚军的统领下迅速地崛起，成为与老红卫兵对抗的一支主要力量。

第二章 京城十三个最大的流氓首领： 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37

几分钟以后，二十几个玩主全部被打倒在地上，横七竖八躺倒一片，个个血肉模糊、肢离骨断。

与此同时，由暗线引领的十几支小分队则直扑陈成、边亚军等十三个流氓首领的窝点。他们接到的指令是，逮住一个，打死一个，务求彻底歼灭匪帮，为死难战友复仇。

这十三个人，除贺二根隐匿在逃，谁都没有来得及躲避。

第三章 老一代玩主的“谢幕演出” /64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夏季。那时，是周奉天、陈成、边亚军这一代流氓领袖最猖狂、最得意的时期，但是，这个夏季也是他们衰败、溃亡的开始。或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才演出了这一幕最后的疯狂。

过后，陈成和边亚军都曾做过辩解：我们没有想杀人。

是的，他们不想杀人，只是进行了一次恐吓与威慑。但是，恐吓不仅和杀人一样都危及人的生命，而且还是一种戏弄。他们作贱和戏弄的，是人的尊严和自己的良知。

第四章 新一代玩主的崛起 /91

南城也面目全非了。老一茬玩主被捕的被捕，逃的逃，作鸟兽散了。侥幸留存下的几个人，似乎都立地成佛、洗心革面了。去农村插队落户，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新生的一代玩主正在迅速崛起，这是一些心黑手毒、视人命如草芥的亡命凶犯。

第五章 一九六八年的阴谋与爱情 /130

事件原本是突发的、偶然的，但是在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共谋行动。在另一个人的威胁或诱骗下，付芳和阮平津半推半就地、兴高采烈地自愿就范了。

她们自己劫持了自己！

动机呢？付芳和阮平津都有充分的理由弃他而去。或是为了卑鄙无耻的情欲，或是为了不负责任的自由。女人，她们的本性就是卑污。她们只有在违犯戒条、犯下了不贞的罪行时，方才感到快乐，阮晋生愤愤地想。

第六章 流亡国外与无期徒刑， 边亚军选择了后者 /194

是的，我也很可怜。但我失去的只是前途，老金和他的妻子儿女甚至失去了祖国。老金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当他发现由于自己的错误而使娇妻弱子走上了一条祸福难测、极可能是凶多吉少的绝路时，当他们被铁窗隔绝开，无法相互抚慰和扶助时，老金的内心一定有着难以抑制的痛悔和愁苦。他们只有听命于天了，而我，却仍有一线生机。只要不被判处死刑，我还可以走自己的路！

第一章 北城玩主集团大崩溃

1

一九六八年深秋，在一个半晴半雨的上午，京城最重要的流氓领袖周奉天，死了。

出事地点在香山公园的门外——著名风景区樱桃沟的入口处。

据目击者说，他死得很惨。几十条粗壮的汉子把他团团围住，刮刀、枪刺和管叉等各种铁器一通乱戳，他当时就不行了，瘫倒在湿漉漉的土地上，鼻腔和嘴里往外喷出棉絮状的血沫子。

有很多人围观，但没有人试图上前干涉。尽管如此，行凶者们还是想要把他架持到樱桃沟的深处去，在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杀死他。他们必须杀死他，不如此，将后患无穷。

七八条汉子拖着周奉天走了几十米。他的头在碎石地面上碰撞着，洒下一路血渍。

就在这时，一条汉子偶一回头，吓得惊叫一声，立即松开了手。他

发现，周奉天紧闭着的双眼睁开了，正平静地注视着自己。

其他的人也都惊恐地松了手。

垂死的周奉天仿佛一下子恢复活力，他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路边的一棵小树，用手死死地抓住树干。喘息片刻以后，他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你们……也得死！”

说完这句话，他就真的死了。死了，两只眼睛仍泛着凶光，杀气腾腾地逼视着他的敌人们。他的一只手无力地垂落在胸前，另一只手却顽强地握着树干，支撑起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躯体。手指像钉子似的深深地嵌进树身里。

他是站着死的。

汉子们不知是对他的这种可怖的死相感到骇异，还是被他临死前发出的咒语震慑，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人悄悄地扔掉手中的凶器，后退着躲进围观的人群里。周奉天的目光却不依不饶地紧追着他们，愤怒、凶恶而又十分怪异。

这时，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秀俊雅的小伙子提着一把大砍刀走到小树前，猛地抡起砍刀，齐齐地剁掉了周奉天的四个手指头。周奉天这才像一摊失去了骨架的肉，轰然倒地。

那四截断指，像开败了的牵牛花，一颗接着一颗地掉落下来。

周奉天，这个曾经纵害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社会首领，这个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就这样死了，身上被刺了四十八刀，体内的血液流淌净尽，肢体缩成一团，在地上被人踢来踢去。

据说，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天空突然晴了，一柱强烈的阳光刺破浓云，罩定在那具肮脏卑污的尸体上。但是，站在高处向城里眺望，北京城却被大团大团的黑云死死地罩住了，显得凶险莫测。

2

杀人者，是“大革命”初起时，最早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而起来造反的首义者。

勇敢者或者是一无所有而义无反顾，或者是拥有一切而有所依恃。他们大都是处于社会优秀等级行列的高干子弟。当他们接过造反这杆大旗以后，迅速地反其道而行之，在一种盲目的阶级责任感和愚昧的优越心理驱使下，发动了一场针对平民阶层的、带有强烈血统歧视色彩的“胡同战争”，把一大批平素行为不端或不甘久居人下的市民子弟打入流氓的行列。

在棍棒和武装皮带的抽击下，死人无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八月”，一九六六年八月。

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已经被荡平了的北京黑社会，在社会无政府状态和自身人格被侮辱、被压迫这双重条件的催化下，死而复苏，并迅速膨胀，最终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有严格行为规则的反社会集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卑贱者向高贵者夺权的浪潮，“大革命”演化为平民野心家们的“起义”。

此时，周奉天凭借自己的才智、义气以及一班肯为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已经统一了北京南北城各个大码头的流氓团伙，组织起一支极具破坏力的反社会力量。

在造反和夺权的声浪中，他统领着那些素有偷摸恶习而又在唯阶级成分论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平民子弟向落难的贵族子弟发动了一场街头战争。招致到他旗下的，不仅仅是流氓、惯盗和市井无赖，而且还有一股强烈的社会复仇情绪和争夺未来命运的野心。

战争极其野蛮和残酷。一方，怀着失去尊荣后的恐惧与愤怒；另一方，揣着报复的欲望与翻天的妄想，两股强大的、截然对立的社会力量拼力相向撞击，迸溅出邪恶的、血腥的火花。

后来有人说，周奉天必须死，因为他违反了黑社会规则中两条最重要的戒律——只玩法律，绝不玩政治；只反社会，绝不与任何社会集团为敌。当他在街头战争中一再得手的时候；当他不仅用匕首攻击对方的躯体，而且用羞辱和恐惧威胁对方尊严的时候；当昔日的高贵者不仅仇视他而且开始害怕他，对他发出媚笑，甚至是献出贞操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卷进了政治的漩涡，成为社会上一个重要集团的公敌。因此，他必将在一道看不见的钢铁壁障前碰得骨断肢离。

于是，他死了。他被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淹没了。而在他的身后，留下了更深刻、更普遍的仇恨，那是社会的裂解。

他生得肮脏，死不足惜。遗憾的是，继他之后，却还有着更多的殉难者。

3

那天傍晚，满身泥垢和血污，几乎一丝不挂的周奉天被一辆平板三轮车拉回了家，停放在什刹海岸边的柳树林子里。

树林外，隔着一条沥青便道有几间低矮败旧的平房，那是周奉天的家。平日，他难得回一次家，每次回来都是开了锅般的指斥、叫骂、申辩和争吵。现在，他回家了，永远不再走了，家里却是格外宁静，宁静得令人心凉。

但是，透过那两扇黑洞似的窗口，仍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周奉天母亲嘶哑的、压抑的哭泣声和父亲撕心裂肺般的咳嗽声。他的父亲，一个老实敦厚、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排字工人，整整咳嗽了一夜。

天色黑定以后，惊魂未定的佛爷和玩主陆续来到什刹海岸边。

他们走到周奉天的身边，低头、叹气、抹眼泪，或真诚或虚假地表示自己的悲伤，之后，就各自找一处阴暗的角落坐下来，默默地抽烟，默默地想着心事。星星点点的烟火在树林的巨大阴影中闪现，伴随着偶尔可闻的一两声抽泣和叫骂，像是枉死城里聚拢的一群叫屈的鬼魂。

周奉天孤独地躺在晦冥的暗夜中，姿态扭曲、痛苦，但他的灵魂却是平静、安宁的。两只眼睛圆睁着，望着漆黑的夜空，显示出一种超然物外、处之泰然的冷静。

只有一个人始终在周奉天的身边陪伴着他，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原来没有哭，后来，当他看见周奉天那只断了四指的残手时，突然哭了，哭的声音极低，拼命压抑着，浑身剧烈地颤抖，像是一只绝望的幼狼在哀嚎。

那孩子是贺二根，南城地区后起的一个玩主，因为心黑手狠、敢玩命，极受周奉天的器重。此刻，他紧紧抓着周奉天残损的血手，悲伤地哭了。但是，他哭而无泪，那两只圆圆的眼睛里喷射出吓人的寒光，亮晶晶的。

后半夜，一阵阴森森的秋风掠过柳树林子，随后又下起了冰凉的秋雨，雨点极大，砸得残枝败叶纷纷下落。

林子里，鬼火依旧，鬼魂寂然，没有一丝波澜。

死人和活人都在等，等待陈成和边亚军的到来。在他们到来之前，谁也不会走的。

贺二根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

凌晨四时，陈成和边亚军才匆匆从京郊昌平县城赶回来。

据人们事后分析，这两个人在当天中午或最迟是下午就已经得到了周奉天的凶讯，他们却没有立即动身往回赶，或者是动身以后又在路上

停了下来。那么，在延宕的这十几个小时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肯定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秘密交谈，或者说，是一次谈判。在周奉天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南城和北城两大集团共同的首领。而作为南城和北城的头号人物，边亚军和陈成必须就周奉天死后如何行事作出某种安排。

当他们最后终于出现在什刹海岸边的树林子里时，面对着死去的和活着的人，这两个人都显得极为从容镇定，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凄与感伤。显然，他们不仅对周奉天之死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而且对于今后的一切都作了设想和安排。

从现在看，边陈之间私下里达成了秘密协议是在周奉天死后玩主方面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以后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的起点。但是，按照某种秘密约定，他们从此也就必须各行其是，独自履行自己的那部分职责，这也使得他们的命运轨迹由此而分道扬镳，这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他们都是周奉天的朋友，又都曾是他的潜在敌手。在周奉天的阴影下，他们自然会结成盟友；周奉天一旦西去，联盟关系立即就会终止。以协议的形式分手，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是，也有人说，一山难容二虎，南北城绝难两立，边陈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恶斗，而且，边亚军绝不是陈成的对手。

4

陈成面色疲惫、冷峻，仅仅一夜之间，他的眉心间就生出了密密的细纹，唇周也冒出了一圈黑黑的绒须。那一年，他也是十九岁。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十九岁的男人已经完全成熟了。

他走近平板车，仔细端详着蜷缩在车板上的周奉天，突然觉得他是这么陌生，这么孤弱可怜。他们曾是同学，但是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

朋友。不仅如此，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和说得过去的理由，无论是陈成还是周奉天，都会毫不迟疑地下手杀死对方。

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前，陈成和周奉天曾进行过一次残酷的角斗。

那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一个名叫花儿的暗娼。

那天深夜，有几分醉意的陈成按照事先的约定去敲花儿的家门。花儿的屋里亮着灯，却迟迟没有开门。陈成对着屋门重重地踹了几脚，正要转身走开时，门却突然开了。

花儿几乎是赤裸着身子站在门后，而在她的身后，是另一个男人——周奉天。

花儿怨艾地望着陈成，委屈得要哭。但当周奉天想要走出来时，却被她用身子挡住了。

在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面前，两个真正的男人既不能妥协退让，又无法协调与合作，特别是这样两个要皮要脸的男人。

陈成一把推开花儿，走进屋里，并随手把门紧紧地锁上了。

周奉天用阴森森的目光打量着陈成，慢慢地从腰里拔出匕首，说：“陈成，路窄，咱们撞上了。你走，还是我走？”

陈成没有答话，也拔出刀子。

两条汉子怒目相视，一步步地向前逼近。站在拔刀相向的两个男人中间，花儿却显得极为镇定、沉着。她悄悄地抽身退到墙边，让出空间给男人们去争斗。昏暗的灯光下，她那丰腴的肢体泛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姜黄色。

陈成先刺了第一刀。刀尖在周奉天的眼前一闪，立即变向直奔他的小腹部。周奉天向后急跳，身子重重地撞在床头上，才躲过这致命的一刀。随后，他不等自己站稳，立即回刺了一刀，被陈成用刀格开了。

两个人又成对峙状态，谁也没有再刺出第二刀。花儿有点儿慌神了，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子，想躲到床后去。

突然，周奉天虚晃一刀，逼开陈成，然后跨上一步揽住了花儿。他

用左手紧紧地捂住她的嘴，右手持刀对准了她的大腿根部，把她推顶到陈成面前。

“陈成，你出去不出去？”

“周奉天，你走！”

“那好吧！”周奉天说。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视着陈成，右手猛地一挥，锋利的刀刃立刻切开了花儿腿上的皮肉，浓浓的血水冒着泡儿喷涌而出，沿着光滑的肌肤流淌下来，滴落到地板上。

“陈成，你出去不出去？”

“不。周奉天，你有种的话，给我一刀！”

又是一刀。花儿的另一条腿也被血水染红，随后又被一股失禁的尿液冲刷得斑驳可憎。

屋里，充斥着热腾腾的腥臊气。

“陈成，你走不走？”周奉天低吼着，又举起了刀子。这一次，刀尖对准了花儿平坦柔软的腹部。

陈成拉开屋门冲了出去。

在门外，他吐了，嘴里的污秽物又咸又腥又臊，像是女人的血尿。

“周奉天，你这个王八蛋，我一定杀死你！”陈成大叫。

现在，不用陈成动手，周奉天却死了，而且死得那么突然、可怖。站在平板车前，面对着那张由于痛苦而抽搐变形的脸，陈成才恍然意识到，在他和周奉天之间原本就不存在着天然的区别，他们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

周奉天的今天，或许就是我的明天。陈成悚然一惊，不敢再想下去。急流勇退，或许正当其时？

那件事过后，周奉天立即托边亚军向陈成讲和。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一种最佳选择。你我血斗厮拼必是一死一伤，无法收场；如